

地中海情书

韩学枕 著

无论多么短暂的一生
都一定会遇上自己心爱的人
如果不能和心上人长相厮守
就默默地为他祈祷吧
这就是小人鱼的爱情



中国青年出版社

地中海情书

韩学枕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中海情书 / 韩学桄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ISBN 7-5006-6242-4

I. 地... II. 韩...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621 号

地中海情书

作 者 韩学桄

策 划  智美利达 (http://www.bjzml.com)

执行策划 宝 罗

责任编辑 程 倩

特约编辑 李 静

版式设计 于 海

封面设计 李彦生

责任印制 董雪桦 林 莉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http://www.cyp.com.cn)

社 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电 话 (010) 84036165 (编辑部)

(010) 84033352 (发行部)

邮政编码 100708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张 8

书 号 ISBN 7-5006-6242-4/I · 1293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地中海情书》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见证和等待的故事。一个叫沈碧云的女孩子，十五岁那年被确诊患上地中海贫血。她辍学，住院医治。

这一年，爸爸、妈妈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她，自此她一个人一边在医院做清洁工养活自己，一边接受输血治疗。大家都淡忘了她的名字，叫她地中海。地中海爱上了医院里的一位实习医生闻志达。她从未有机会对他表白，她把对他的爱默默地藏在心底。身边的人给了地中海无私的关爱，这些爱以及她对小闻爱的渴望成为她生活的坚强支撑；她也用她那颗真诚的心回馈着周围的世界，她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爱的渴求，使周围的人都沐浴在一个更真、更美的爱心世界里。

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她经历了许多。她学会了独立，学会了宽容。她把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写进日记，把对他们及小闻的爱写进日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成为她生命的见证。

十年后的一天，当闻医生收到这本日记，地中海已走到生命的尽头……

目 录

序	1
---------	---

上部：天鹅湖里的鸭蛋

就算你把所有钟表都调慢了，天仍然会亮	3
阿佩和郑月	4
你感觉到爱了吗？	8
周医生的花园	19
电线杆、路灯和眼泪	24
你的心，也有地中海贫血吗？	27
天鹅湖里的鸭蛋	31
周期性的思念	37
参照系	46
十八岁的礼物	49
临时生活	53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59
不速之客	77
恋爱中的韩木林	80

最珍贵的朋友	83
夜班车，朝南走，还是朝北走？	89
速冻	99
小闻有个美丽贤惠的妻子	104
天台上的白大树	114
郑月和阿佩有了心结	115
有残缺的杯子	120

下部：我看见了彩云

击破	126
星星是我的目的地	135
螺蛳壳里做道汤	140
星空中寻找爱人的踪迹	143
星星的孩子	156
天使消失的街角	169
找到了永恒的秘密	171
商场如战场	174
我在城市里迷失了方向	180
密码已被破译	189
课题小组要解散了	192
一张在医院里人人传阅过的明信片（惟独瞒着地中海）	200

“永久性”贵宾·····	207
我们的家不在城市·····	222
记忆·····	231
我看见了彩云·····	233
记住故乡啊，不要忘了我们·····	240
生命中的密码·····	242

序

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我，她爱我，爱了整整一生。

她还告诉我，她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根电线杆上，都写上了我的名字。
她找不到比内心的爱更永恒的东西，她找不到可以倾诉的人。

十年前，我还是一位实习医生，我在一家小小的厂矿医院呆了两个月。那是个憧憬、热情、青春的年代……我想不起更多，因为时间过去得太久……

她告诉我，就在那一年，那个月份的那几天，她爱上了我。那一年她十五岁。她患了地中海贫血，住院医治。

我换了家实习医院，按部就班走上工作岗位……

她说，她常常坐在我工作的医院门前的小书店里，只是为了能看见我。她买过三十六本杂志，每一本，都让她想起某个月份的等待。

我结了婚，带着妻子离开故乡，来到另一座城市……

她告诉我，为了不失去我的消息，她以病人、志愿者的双重身份参与我们医院的课题小组，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她保留着七十二张火车票，每一张票都意味着离别和重逢。

她把这一切写在日记里。

她从未对我表白，直至生命的尽头。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份邮件……

有人给我寄来一本日记，字里行间，记录着一个关于见证和等待的故事。

上部：天鹅湖里的鸭蛋

所有的人都对我隐瞒了病情的真相。当我被输入了将近一千六百毫升的血液后，我猜，他们终于束手无策了；我猜，他们以为我习惯了医院的气味；我猜，他们开始变得冷酷了。

就算你把所有钟表都调慢了， 天仍然会亮

周医生第一次见到我，说我像“一具趴在葡萄藤中的尸体”。

两个偷葡萄的小贼匍匐在医院收发室的屋顶，惊动了门卫。

我的同伙，一听到风吹草动，就吓得战战兢兢，下面围观的人群一喊，她就乖乖现身，投案自首。

医院行政科的叔叔把她押解到办公室。发现她赤着脚，居然拎着两双鞋子。

医院职工们重新包围了收发室。围剿过太多的秃小子，“女贼”较为罕见。大家嘻嘻哈哈地架上梯子。

“让我来，别吓坏孩子。”劝降的周医生自告奋勇爬上屋顶，我仍然伏在屋顶上，一动不动。

周医生先是讽刺我学过“掩耳盗铃”这句成语吗？然后，居然在我头顶上撑起了一把伞，问我是不是要在这里呆到天黑。

她一定相信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她企图瓦解我的意志，“你的同伙早就把你供出来了。她先报出你的名字，然后才说她自己的。”

解散了楼下的人群，她把伞扣到了我的身上。我用伞遮着脸，在她的掩护下，跌跌碰碰地沿梯而下，逃离犯罪现场。

她故意不看我的脸，但她准确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没想到，我的同伙居然把我出卖得如此彻底。

“听说你把家里的钟表都拨慢了三个小时。现在它们恢复正常了吗？”

我妈妈没有拆穿我的把戏，也没有浪费她那张车票。她离开我和爸爸，回到南京。她说她再也不回来了。

“就算你把所有钟表都调慢了，天仍然会亮。”周医生把雨伞高擎，像

尊自由女神，把我送入自由地带。“没有妈妈疼的孩子，一定要学好啊。”

周医生从未和别人说过，我迟早会死在她手上。我猜想，她一定有此心理准备。她知道中间型 β 地中海贫血意味着什么。

周医生第二次见到我的时候，我们中间隔着整整一条马路的人河，学校的乐队、仪仗队、舞蹈队、歌咏队浩浩荡荡地向厂区的黄烟囱进发。我们跟在后面。白衬衫、蓝裙子手捧鲜艳的塑料假花，模样漂亮地排在边上。我们像饺子馅一样挤在中间。

“花边”里有人倒下，“饺子馅”也不例外。我慢慢地飘在地上，我听见鼓乐声、欢笑声悄悄地从我耳畔滑走。整个世界，一点一点地，完全安静了。

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了周医生。

周医生，她开始了欺骗我的漫长岁月。我的病好像是从她的嘴巴里一点点地恶化。当我明白自己病情真相的时候，已过了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在这大半年里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严肃地会诊、讨论，他们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所有的人都对我隐瞒了病情的真相。当我被输入了将近一千六百毫升的血液后，我猜，他们终于束手无策了；我猜，他们以为我习惯了医院的气味；我猜，他们开始变得冷酷了。

当我了解了病情的真相，知道我对周医生说了什么吗？我说，“就算你把所有钟表都调慢了，天仍然会亮”。

韩木林花五分钟写了一份检讨，花五十分钟写了一封求爱信，他用五秒钟装进信封，五个小时之后，学校和医院都开始沸腾了。

阿佩和郑月

周医生自己说，我家阿佩是个粗坯。

十八岁的阿佩在职高读烹调专业，一想起自己要当个厨娘，她就十分泄气。她那两个皮肤白皙的哥哥都考上了外地的大学，黝黑的阿佩自

从进了学校，就再也不进厨房了。周医生说自己从来没有吃过女儿煮的“专业菜”，她说阿佩在报复她，因为她想读的是“导游专业”，周医生没答应。她现在还在庆幸自己的坚持。

周医生说，我家阿佩是个吉普赛人。从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丢失自己。她在一切可能走失的地方销声匿迹。

周医生说，幸亏我家阿佩是个丑小丫，卖不了钱。她现在不敢这样说了，阿佩会和她吵架。阿佩正在艰苦地运用心理战术，使自己获得美貌的“自信”。

周医生也不再说“我家”阿佩了，因为阿佩已经开始怀疑她的血缘问题。周医生老是把她盯得紧紧的，好像这个女儿不是她生的，而是她偷来的。

阿佩开始实习生活。周医生把自己的女儿禁锢了，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阿佩痛苦地说，周医生是天底下最独裁的母亲，如果她看不见自己的女儿，她至少要确信，女儿在何时何地与何人做何事有何想法，缺一要素不可。这不是爱，阿佩简直要声泪俱下了，这是周医生在满足自己变态的统治欲望。

郑月截然相反。她是全家人的乖囡，她和母亲总是挽着手臂，亲热得像两姊妹。她恐怕从来没有走失的经历。她老是把自己的家人挂在嘴边，我妈我爸我哥我奶奶我嫂子，她漂亮得不像医生，像护士。她活泼、妩媚、随和、娇憨，她是医院才出炉的新鲜花瓶。

阿佩来医院食堂实习，打短工，用最短的时间威慑了林奶奶，她的武器是专业的刀工和技巧。林奶奶从此对她言听计从。食堂的老人家都说阿佩的手艺了得，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她每天只按医院领导的口味，酝酿几样小菜。这几样小菜只在领导站在窗口时才悄然出现，然后神秘消失，这使很多人都感觉不到阿佩的存在。但林奶奶感觉到了，她开口申请添置的设备都一一兑现，叫她怎能不爱阿佩？

阿佩在医院里没有朋友，所以我和郑月就得乖乖地在开饭时间向她报到。当然，她给我们的回报是满满一饭盆的好菜。我们还得尽义务，就

是陪她在中午打牌。她爱煞千分。每一局，她都花费大量的脑汁，她指责我们思考问题的短视性，出牌的犹豫性，指责我们在出牌的空隙抓紧时间聊天的不专注性。在她忍无可忍的时候，一群找乐子消磨时间的电工和实习生解救了我们。

自从我们退出常务牌局会，我们就无权与阿佩同桌吃饭了。她只跟牌友吃饭，她只喜欢和男人打交道，她喜欢跷起脚，喜欢说三字经的口头禅。我猜想，要不是周医生老拿眼睛瞟她，她早就把烟塞进嘴里了。

他们热火朝天地举行扑克大战，惋惜、惊叹、怒骂，情绪饱满而奔放，他们成了食堂一景。这时候，阿佩看我们的眼光是毫无表情的，她简直对我们视而不见。但我俩又是她的常务朋友，在她洗手作羹汤之前，她都要到我的房间里伸个懒腰，告诉我周医生昨天如何迫害她，迫她洗碗，或拿出哥哥的信，如何语重心长地教导她。只要周医生听见她的声音，走进我的房间，阿佩就要把头埋在枕头里，含糊不清地叫着：“妈妈，走啦。妈妈，走啦。”

而我在心里叫着“妈妈啊，回来吧。妈妈啊，回来吧。”人和人的命运相差多大呀。

阿佩认为郑月头脑简单，空有一副迷惑男人的外表。郑月私下说从未见过阿佩这样“强悍粗鲁”的女孩子。不过阿佩没有对郑月敬而远之，她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郑月的身边，也会在恰巧的时候，把郑月拖进牌局。她对郑月身边出没的男子和郑月能够吸引到的男人更感兴趣。谣传说，食堂里的生意好，郑月功不可没。子弟学校和技校的单身汉变成了这里的常客，怎么可能是林奶奶的手艺呢？

郑月对自己的美女效应感觉迟钝。她很懵懂。阿佩说郑月的头脑还未发育成熟。可能有一定道理。因为郑月做出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谁也想象不到，郑月医生居然和韩木林一起倒卖学生粮票！技校学生每人每月约有三十多斤的定额粮票，学生们把粮票存起来，卖到黑市，黑市再转手，卖给没有户口的临时工。郑月和韩木林就是黑市。

韩木林策划兼跑腿，他混进学生宿舍，四处收购；郑月出资，他们一次吃得下上千斤的粮票。最可恶的是，据知情人举报，他们居然还雇了几个托儿，托儿的身份是卖酸的、卖菜的、拾荒的，他们上门收购的价格很低，他们的可信度很高。于是，技校学生中的闲散粮食资源就给韩木林和郑月垄断了。远远低于黑市行价。

“这一着非常阴险。”举报人如是说。

东窗事发，韩木林被学校勒令停课检讨。院领导到处缉拿郑月归案，郑月吓得花容失色，躲了起来。我们估计，就是郑月医生此时流露出的“年幼气质”，让我的同学，十五岁的韩木林怦然心动。韩木林像所有有了心爱女人的男人那样，包揽了所有的责任。当然，他也像他的年纪那样，耍赖说不义之财已通过购买零食的方式挥霍一空。

郑月安然无恙。她向我们反复解释，她不是害怕被处分，而是害怕从此成为全厂的笑柄。她家实在不缺那几个钱。我问她既然如此，为何犯此错误？

“好玩。”这像一个五岁小囡的回答。当然，据我们事后了解，他俩隐瞒了一笔极为可观的黑色收入。郑月也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韩木林自诩是个未来作家，需要犯罪来充实自己。他的脸皮够厚的，家人和老师也拿他没办法。此事的结局是一张不进档案的检讨书，落款是韩木林的大名。

风云变幻，大约指的就是如下情形：韩木林花五分钟写了一份检讨，花五十分钟写了一封求爱信，他用五秒钟装进信封，五个小时之后，学校和医院都开始沸腾了。

郑月不大明白韩木林把检讨书郑重其事地交给她的用意，似乎在暗示，他是如何牺牲了自己。郑月在检讨书上批了字：我请客，替你压惊。韩木林接到这个批示后，魂飞魄散。他像婴儿一样缩在床上，假装昏睡。

此事件的余波是，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兴高采烈地来医院“参观”郑月。郑月狼狈不堪，成了笑柄。

一个人的身影，可以像一把匕首，牢牢地插入另一个人的心口，长达一生。

你感觉到爱了吗？

“粮票事件”后，韩木林就从医院里销声匿迹了。全世界都在传诵情书的字句，惟独郑月假装不知道。每当阿佩要拿此事做文章，郑月就流露出痛苦的表情，阿佩最爱享受她的这种表情。她俩的这番对峙，天天都要上演。

等慢慢地恢复了元气，我们就希望他俩能见个面。阿佩等不及要看这个笑话。韩木林横竖都不上当，他是坚决不往医院跨一步了。他俩都知道，一旦他俩的距离小于三米，整个医院就会短路。阿佩用的词是“笑翻”，护士们讨论的是“笑破肚皮”，医生们称之为“两个投机倒把分子的腐化爱情”。

阿佩反复纠缠。郑月终于向阿佩投降。她答应在舞厅请客。

我们坐在昏暗的光线里，郑月和韩木林往嘴里猛灌啤酒。阿佩一边随着音乐摇摆，一边东张西望，她请我注意帅哥的“屁股”。

我觉得不可思议：“人家都说，谁的个头高，谁的脸蛋漂亮——”

“我就爱看男人的屁股。”阿佩一边摇动，一边站起来，“快看，那个穿着牛仔裤的家伙。很有看头吧。咦，你们在干什么？”

郑月和韩木林在分赃。看样子，他俩还真是赚了一笔。

我和阿佩都很嫉妒。

郑月说她有男朋友了。我和阿佩都盯着韩木林，看他躲在什么样的表情后面。韩木林天真无邪地望着郑月，听她继续吹嘘自己在大学如何受人欢迎。

韩木林在洗手间里干呕，然后摇摇欲坠地走出来。他扶着楼梯翻江倒海。他还抽抽搭搭地哭了。我把他拽到楼梯拐角，让他在那里痛痛快快地哭。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他懂个狗屁爱情！他捂着脸，越哭越伤心，

惹得上洗手间的客人往楼梯这儿探头探脑。他哭得眼睛湿湿的，脸颊红红的，比他笑的时候要好看。

我去掰他的手，他和我拗。他的眼神是茫然的，他整个人像是失物招领处的一把关闭的雨伞。我再次嫉妒他，他一定是尝到了爱情的味道。

我问他：“你感觉到爱了吗？”

“感觉到了。”

“是什么样的滋味？”

“冷。”他答道，“你在想什么？地中海。”

“我在想，有人会为我这样哭吗？”

“这很不好。”

“我也希望能为某个人，这样地哭。”我怔住了。

我靠墙坐着，韩木林偷瞄着我。

“你感觉到爱了吗？”这句话袅袅地在我耳畔回响，绵绵不绝。

你感觉到爱了吗？他是一个实习医生。他姓闻。小闻医生就是我的答案。

我感觉到爱了。他的背影一点点地带走了我的少年。

我感觉到爱了。

大家把他们统称为“实习生”，在他们还没有必要被划分清楚时，他们就大致被归纳为“男的”、“女的”、“高的”、“黑的”。有个“帅的”，还有个“不爱说话的”。小闻被归纳为“笑起来很好看的”那位。

“这个大学生长得不错。”我们在食堂用餐。阿佩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桌学生。我的心在狂跳。她指的是那个“帅的”，他老是在卖弄自己那头秀发。他很爱自己的头发。他一边和人讲话，一边盯着自己额前的头发，还偷空用嘴巴吹一吹。

郑月和他们很熟悉，她告诉我们，这个帅哥每天要洗两回澡。

“真想看看呀。”

“阿佩！”我和郑月严厉地斥责她。

“难道，你们的脑海中，没有闪过这样的念头？”阿佩奇怪地问。

我们对天赌咒，说没有。

“我猜想，他要么有狐臭，要么有洁癖。”郑月解释。

“真可惜呀。”阿佩感叹。

小闻踩着我的心跳，走进了阿佩的眼帘。

阿佩洗牌。“这个家伙，我记得。每回轮到我给打饭，他就盯着我的指甲。我很恼火。林奶奶的指甲老是让他皱眉头。”

郑月点评：“喔，闻志达。他是这帮大学生里成绩最好的，也是最用功的。他很干净。他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很整洁。”

我闪过了“真想去看看呀”的念头。

我常常想，当小闻站在医生、护士和同学的身后，疑惑地凝视着一个人的鲜血融入另一个人的体内，他是否想到，一个人的身影，可以像一把匕首，牢牢地插入另一个人的心口，长达一生。

看着人群后那双清澈的眸子，我就这样地感觉到了，像匕首一样锋利的爱。爱了，原来就是痛了，比生病还要痛。

有一天，我悄悄地帮他洗了白大褂。当我走上天台，把洗好的衣服挂在晾衣绳上，已近凌晨，满天星空璀璨。我把两个袖子轻轻挽了一下，风吹来，衣服在飘舞，好像小闻在给我作揖，他说多谢，我说你太客气了。我给他逗得咯咯笑。

在这个浪漫的夜晚里，我想念着他。

郑月很受男大学生的欢迎。这些小她两岁的实习生们把尚未脱离学生气的她给同化了，她经常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这群小伙子们去跳舞，或者在球场上做啦啦队。按周医生的话说，她又倒退了两岁，她经常把院长叫成校长，把我们医院口误成我们学校。

小闻医生，他清淡的身影像月光一样，一点点占领了我的窗口。他没有像他的同伴那样，嚣张地爱上郑月。我担心的是，郑月可以让他爱上自己。

嫉妒，我感觉到嫉妒。在我感觉到爱的时候。我学会了幻想。

所有关于他的信息，都像石子，沉进记忆的深潭。我在医生值班室